

四部叢刊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三

150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歐陽文忠公集

三

外集卷十七至卷二十五

易童子問、外制集、內制集、表奏書啓四六集

外集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七

書二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為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為

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
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
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
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聞傳
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
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充文者故其傳充遠荀卿孟軻之徒亦
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

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
謳訶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
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
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
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
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
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
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
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

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
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
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
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 閱言高論流鑠前後者
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為名進
士以對策為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為賢待制逢
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
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

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
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
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
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
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
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
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
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
其誠而幸賜之

代揚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為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

五字

一作稷與
者之徒

為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

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

後一作

興也。有方叔邵虎

申

一作山

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

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眾。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

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
疑其瓌傑竒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
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
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
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作生字一於其時親見其所為而
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為幸歟
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為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有字
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
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
為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

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
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
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
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
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
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為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
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
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
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

為無恩矣其不肖其莫一作能繼光一作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
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著龜而決然用是以自
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
猶愈於望古而自為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
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
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為篤論然觀其用意
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
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
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
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
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
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
之說未易談况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

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
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
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
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
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
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
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
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
疑

三字一作
不疑之

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

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
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
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
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
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
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
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
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

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
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
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
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
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
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已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
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
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

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
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
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
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
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